

书
香
集

名家谈生活艺术丛书

姜德明
选编

袁鹰
柳萌

华夏

书香集

姜德明 选编

华夏出版社

I267

439

2

书 香 集

姜德明 选编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香集/姜德明选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7. 1

(名家谈生活艺术/袁鹰, 柳萌主编)

ISBN 7-5080-1075-2

I. 书… II. 姜…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0641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850×1092(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190 千字 2 插页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100 册

ISBN 7-5080-1075-2/I·550

定价:11.5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

姜德明

我编《书香集》，一开始就不想编成一本介绍学习方法或讲读书心得的书，而是请作者就与书的结缘，谈点个人与书的命运及有关书的故事。

纵观全书，真的是以小见大，通过一本本书透视了社会，照见人们的灵魂；留下了时代的悲欢。当然，也有讲购书藏本经过，或发表一点感触和议论的。

关于书名，我曾经说过：书名《书香集》本无深义，取其雅俗共赏而已。世间也确有带香味的书，这倒不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才有的，我们的老祖宗在雕版刻书时代，便知道用上好的香墨印成带香的木板书。何况一本佳书在握，只要思想、意境、文笔好，即使用的不是香墨亦可异香扑鼻，令人神醉。

然而，作者之一的袁璞同志更喜欢含蓄一点的书名，我趁机请她帮我想一个更好的。她想过了，一时又没有理想的。过后她来信说：“在陪家父谈话时谈及集子之事，老人想得一名曰《忘言》，得意忘言乃读书之理。我觉得很好。《忘言集》，

如何？冷僻否？”拙编竟然惊动了冯友兰先生，我甚感不安。“忘言”当然更有寓意，但出于时间和技术上的原因，到底还是用了近俗的《书香集》。不过他们父女对本书的热情不能不在此一表。

关于书，怕是永远也谈不尽的一个话题。我愿爱书人的队伍越来越长。

1996 年夏

内 容 提 要

本书辑选 40 余位著名作家畅谈书籍的精彩篇章。举凡访书寻书之喜惋哀叹,藏书失书之悲欢离合,古籍版本之流延探寻,坐拥书城之惬意忘情……,以小见大,言之成物;不拘一格,意蕴深长。

目 录

藏书忧	余秋雨(1)
焚书记	黄秋耘(9)
关于书	萧 乾(11)
买书·借书·校书·编书	周振甫(17)
读廉价书	汪曾祺(24)
两本书	鹤 西(31)
我编《巴金书简》	龚明德(36)
几种版画书	黄 裳(40)
忆读书	冰 心(47)
书的蛊惑	戴厚英(50)
不离本行	周汝昌(54)
访书奇遇	倪墨炎(64)
西城取经记	雷梦水(74)
《学林漫录》琐忆	傅璇琮(79)
卖 书	宗 璞(88)
书事二三	何 为(91)
我和书	唐 弢(95)
书林见闻	江澄波(99)

书香余韵·····	梅志(106)
我家的藏书·····	朱家潘(112)
想起废品收购站·····	王英琦(118)
我的保护神·····	王西彦(121)
书的等级·····	铁凝(125)
逛书摊·····	柳萌(130)
嫫嬛琐记·····	林辰(133)
书缘·····	李子云(147)
书香·····	公刘(152)
书癖·····	冯亦代(154)
书·····	张中行(160)
书香处处·····	范用(169)
书缘四题·····	林希(172)
卖书记·····	李国文(179)
书市志感及其他·····	邵燕祥(188)
书摊杂记·····	朱金顺(194)
古旧书市见闻录·····	陆昕(200)
“广仁义学”的藏书与刻书·····	严宝善(205)
贩书杂记·····	魏广洲(209)
周作人与书·····	郑炳纯(215)
忆雷梦水·····	赵洛(219)
作家签名本·····	姜德明(224)
《手掌集》的归宿·····	唐宝心(227)
寻访诗集·····	刘福春(230)
傅雷父子的签名本·····	陈子善(237)
救书日记·····	李福眠(241)
流逝·····	汪浙成(243)

书话三题.....	丹 晨(247)
不书而书.....	徐城北(254)
缅怀诗人曹辛之.....	唐 湜(258)

藏书忧

余秋雨

近年来我搬了好几次家，每次搬的时候都引来许多围观的人，家具没有什么好看的，就看那一捆捆递接不完的书。搬前几星期就得请几位学生帮忙，把架子上的书按次序拿下来，扎成一捆一捆的。这是个劳累活，有两位学生手上还扎出了水泡。搬的时候采用流水作业，一排人站在楼梯上，一捆捆传递下去。书不像西瓜，可以甩着来，一捆书太重，甩接几次就没有手劲了。摔破一个西瓜不要紧，摔坏了书却叫人心疼。因此，这支小心翼翼的传送队伍确实是很有趣的，难怪人们要围观。

我当然称不上什么藏书家。好书自然也有不少，却没有版本学意义上的珍本和善本。我所满意的是书房里那种以书为壁的庄严气氛。书架直达壁顶，一架架连过去、围起来，造成了一种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压。走进书房，就像走进了漫长的历史，鸟瞰着辽阔的世界，游弋于无数闪闪烁烁的智能星座之间，我突然变得琐小，又突然变得庞大，书房成了一个典仪，操持着生命的盈亏膨胀。

一位外国旅游公司的经理来到我的书房，睁大眼睛慢慢

地巡睃一过，然后又站在中间凝思良久，终于诚恳地对我说：“真的，我也想搞学问了。”我以为他是说着玩玩的，后来另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位经理现在果真热心于跑书店，已张罗起了一个很像样子的书房。我想，这也算是一位阅尽世间美景的人了，何以我简陋书房中的杂乱景况，竟能对他产生如此大的冲撞？答案也许是，他突然闻到了由人类的群体才智结晶成的生命芳香。

罗曼·罗兰说，任何作家都需要为自己筑造一个心理的单间。书房，就是这个单间的外观形状。一个文人的其他生活环境、日用器物，都比不上书房能传达他的心理风貌。书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床。

我的家一度在这个城市的东北郊，一度在喧闹的市中心，现在则搬到了西南郊。屋外的情景时时变换，而我则依然故我，因为有这些书的围绕。有时，窗外朔风呼啸，暴雨如注，我便拉上窗帘，坐拥书城，享受着人生的大安详。是的，有时我确实想到了古代的隐士和老僧，在石窟和禅房中吞吐着一个精神道场。

二

然而我终究不是隐士和老僧，来访的友人每天络绎不绝。友人中多的是放达之士，一进书房便爬上蹲下，随意翻阅。有的友人一进门就宣布，不是来看我，而是来看书的，要我别理他们，照样工作。这种时候我总是很高兴，就像自己的财富受到人们的鉴赏，但是，担忧也隐隐在心头升起，怕终于听到那句耳熟的话。那句话还是来了：“这几本我借去了！”

我没有学别人，在书房里贴上“恕不借书”的布告。这种防范密守，与我的人生态度相悖。我也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

朋友间若有钱物上的需要，我一向乐于倾囊。但对于书，我虽口头答应，心中却在啜噓。这种心情，大概一切藏书的学人都能体谅。

我怕人借书，出于以下三方面的担忧。

其一，怕急用的时候遍找无着。

自己的书，总或多或少有内容上的潜在记忆。写文章时想起某条资料需要引证，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走向某个书架，把手伸到第几层，然而那本书却不在，这下就慌了手脚，前后左右翻了个遍，直闹得脸红心跳，汗流浹背。文章一旦阻断，这比其他事情的暂停麻烦，因为文思的梳理，文气的酝酿，需要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有时甚至稍纵即逝，以后再也连不上。有的文章非常紧迫，很可能因几条资料的失落，耽误了刊物的发稿，打乱了出版社的计划。于是只好定下心来，细细回想是谁借走了这几本书。想出来也没有用，因为这种事大多发生在深夜。

借书的朋友有时也很周到，经过反复掂量，拿走了几本我“也许用不到”的书。其实文章一旦展开，谁知道用到用不到呢。有时我只好暗自祈祷：但愿最近真的用不到，即如我写这篇文章，几次想起周作人几本文集中有几条关于藏书的材料，可惜这几本文集不知被谁借去了，刚才还找得心急火燎。

其二，怕归还时书籍被弄“熟”弄脏。

这虽是外在形态的问题，对藏书的人来说却显得相当重要。藏书藏到一定地步，就会对书的整体形式重视起来，不仅封面设计，有时连墨色纸质也会斤斤计较。捧着一本挺展洁净的书，自己的心情也立即变得舒朗。读这样的书，就像与一位头面干净、衣衫整齐的朋友对话，整个气氛回荡着雅洁和崇高。但是，借去还来的书，常常变成卷角弯脊，一派衰相。有时看上去还算干净，却没有了原先的那份挺拔，拿在手上软绵

绵、熟沓沓，像被抽去了筋骨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书店里还有这本书卖，我准会再去买一本，把“熟”了的那本随手送掉。

或问：“你不是也购置远年旧书吗，旧书还讲究得了什么挺拔？”我的回答是：那是历史风尘，旧得有味，旧的合乎章法。我们不能因为古铜鼎绿锈斑剥，把日常器皿也都搞脏。

其三，怕借去后彼此忘掉。

我有好些书，多年不见归还，也忘了是谁借的，肯定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我坚信借书的朋友并不想故意吞没，而是借去后看看放放，或几度转借，连他们也完全遗忘。3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见他书架上一套《阅微草堂笔记》十分眼熟，取下一看，正是我的书，忘了是什么时候被他借去的。朋友见我看得入神，爽朗地说：“你要看就借去吧，我没什么用。”这位朋友是位极其豁达大方的人，平生绝无占他人便宜的嫌疑，他显然是忘了。那天在场友人不少，包括他的妻子儿女，我怕他尴尬，就笑了一下，把书放回书架。那是一个20年代印的版本，没有太大的价值，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就默默地送给这位好朋友了吧。好在他不在文化界工作，不会看到我的这篇文章。

但是，有些失落不归的书是无法补购的了。有人说，身外之物，何必顶真？但是这些书曾经参加了我的精神构建，失落了它们，我精神领域的一些角落就失去了参证。既有约约绰绰的印象，又空虚飘浮得无可凭依，让人好不烦闷。不是个中人很难知道，失书和丢钱完全是两回事。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赵景深教授。他藏书甚富，乐于借人，但不管如何亲密，借书必须登记。记得那是一个中学生用的练习本，一一记下何人何时借何书，一目了然。借了一段时间未还，或他自己临时要用，借书者就会收到他的一封信。字迹娟小，言词大方，信封下端一律盖着一个长条蓝色橡皮章，印着他的地址和姓名。

还想到了毛泽东警卫员尹荆山的一则回忆。50年代末，毛泽东向黄炎培借取王羲之书帖一本，借期一个月。黄炎培借出后心中忐忑，才一星期就接连不断打电话催问，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归还。毛泽东有点生气，整整看了一个月，在最后一天如期归还。黄炎培也真够大胆的，但文人对自己的藏书痴迷若此，并不奇怪。

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半年前，他竟在报上发表告示，要求借了他书的人能及时归还。我知道他的苦衷，他借书给别人十分慷慨，却是个不记事的马大哈，久而久之突然发现自己的书少了那么多，不知向谁追讨，除了登报别无良策。我见报后不久来到他家，向他表白，我没有借过，他疑惑的目光穿过厚厚的眼镜片打量着我，问了一声“真的”？我不无惶恐，尽管我确实没有借过。

我生性怯懦，不知如何向人催书，黄炎培式的勇气，更是一丝无存。有时我也想学学赵景深教授，设一个登记簿，但赵先生是藏书名家，又德高望重，有资格把事情办得如此认真。我算什么呢，区区那一点书，面对朋友，也敢把登记簿递过去？

三

藏书者就这样自得其乐、又担惊受怕地过着日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更大的担忧渐渐从心底升起：我死了之后，这一屋子书将何去何从？

这种担忧本来只应属于垂垂老者，但事实是，我身边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学术界朋友已在一个个离去。

早读大学时，我的一个同学就因患尿毒症死去。他本也是个买书迷，身边钱不多，见有好书即便节衣缩食也要弄到手。学校课程安排紧张，夜间书店又不开门，等到星期天又怕

书卖完，因此，他总在午休时间冒着炎暑、寒风赶到书店，买回一本就引起全宿舍的羡慕。他死时，家里的一个书架已经相当充盈，但他长年守寡的母亲并不识字，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当时，全班没有一个同学有足够的钱能把这些书买下来，即便有，也不想让那位可怜的母亲伤心。我估计这位母亲会永久地守护着这些书，直到自己生命的终了。照年岁计算，这位母亲应已离开人世，那么这一架书到哪里去了呢——这些并不珍贵却让一个青年学子耗尽了心血的书？假设这架书还在，我敢断言，当年同宿舍的同学大多还能记起，哪一本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来的，当时引起过何等样的欣喜。这是一截生命的组接，当买书者的自然生命消逝之后，这些书就成了一种死灰的存在，或者成了一群可怜的流浪汉。

如果说这一架书不足为道，那么，许多博学的老学者逝世的时候，如何处置丰富的藏书确实成了一个苦涩的难题，学问不会遗传，老学者或因受尽了本专业的风波险阻，或怕父子同在一个行当诸多不便，大多没有让自己的子女承袭己业。有的子女在专业上与父亲比较靠近，但在钻研深度上完全不能望其父亲之项背。总而言之，老学者的丰富藏书，对子女基本无用。学者歿后，他原来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很想把藏书全数购入，但这是图书馆预算外的开支，经费当然不足，派往的谈判者既要以行家的姿态向家属说明这些藏书价值不大，又要以同仁的身份劝家属不要让藏书随便流散，以保存永久性的纪念。家属对这些言词大多抱有警惕，背地里悄悄地请了旧书店的收购员前来估价。旧书店收购了他们所需要的书，学校图书馆也就因恼怒而不再登门按铃，余下的书籍最后当作废纸论斤卖掉，学者的遗稿也折腾得不知去向……

这样的事，一再地发生，不断地重复。平心而论，目睹这种情景，远比参加老学者的追悼会更让人心酸。

有的学者因此而下了决心,事先立下遗嘱,死后把藏书全部捐献给哪个图书馆。但是这些学者并非海内大儒,图书馆不会开设专室集中存放。个人藏书散入大库,哗啦一下就什么踪迹也找不到了。学者无私的情怀十分让人感动,但无可否认,这是学者的第二次死亡。

有位教授对着书房反复思量,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最后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寻找一个能够完整继承藏书的女婿。这种寻找十分艰难,同专业的研究生是有的,但人品合意、女儿满意的又是凤毛麟角。教授寻找的,其实是自己第二生命的延续,经历了一系列的悲剧和滑稽,他终于领悟,延续的索道只有一条,那就是自己写的书;至于藏书,管不得那么多了。

我的女儿还小,看她的调皮劲头,我的这些书她也守护不了。她要是有所出息,或许不会再干我的行当,那么,就让她构筑自己的书房。

四

写藏书写出如许悲凉,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但我觉得,这种悲凉中蕴涵着某种文化品尝。

中国文化有着强硬的前后承袭关系,但由于个体精神的稀薄,个性的文化传统常常随着生命的终止而终止。一个学者,为了构建自我,需要吐纳多少前人的知识,需要耗费多少精力和时间。苦苦汇聚,死死钻研,筛选爬剔,孜孜矻矻。这个过程,与买书、读书、藏书的艰辛经历密切对应。书房的形成,首先是一种双向占有:让你占领传统,又让传统占领你。当你渐渐在书房里感到舒心惬意了,也就意味着你在宏大的传统面前开始取得了个体自由。各种书籍折射、聚焦成你的文化人格,你的精神生命力又可驾驭整个书房。如果你是个

锐意进取者，你的书房就会经常产生调整和变更，越是成熟，书房的精神结构越带有个性，越对社会历史文化具有选择性。再宏大的百科全书、图书集成也代替不了一个成熟学者的整个书房，原因就在这里。但是，越是如此，这个书房也就越是与学者的生命带有不可离异性。这样的书房，藏书再多，也成不了公共图书馆。

这么一个艰难的构建过程天然注定：书房必然与学者的生命共存亡。书房的完满构建一般总在学者的晚年，因此，书房的生命十分短暂。

新一代起来了，他们必须从头开始，先是一本本地购读，一点点地汇聚，然后再一步步地自我构建。单单继承一个书房，就像贴近一个异己的生命，怎么也溶不成一体。历史上有多少人能最终构建起自己的书房呢？社会上多的是随手翻翻的借书者。于是，民族文化的火光，时明时暗，摇摇曳曳。人们只看到，一个个好不容易走向相对完整的精灵，随着须发皓然的躯体，快速地在书房中殒灭。历史文化的大浪费，莫过于此了。

我们的古书实在太多了，什么时候，能让我们民族的精神步履，变得更轻捷豪迈一点呢？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的书房，变得更精巧灵动一点呢？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的学人，不要再在晚年担忧书房的流散呢？

嗜书如命的中国文人啊，你们的光荣和悲哀，该怎样裁割呢？

五

姜德明先生编《书香集》，命我写作此文，我显然把馥郁的书香搅变味了，心中颇感不安。早就得知，德明先生藏书丰富，我竟在他面前大谈藏书之忧，未免惹笑。敬祈德明先生和读到此文的其他藏书家们原谅。